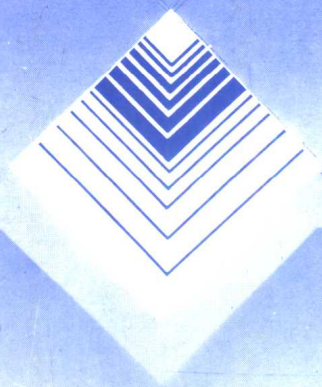


學術著作 大專用書

社會學主要思潮

葛 智 強 等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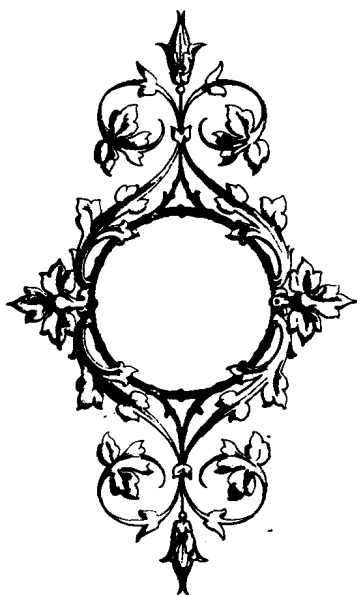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大學用書

社會學主要思潮

葛智強 王滄寧 胡秉誠 譯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出版聲明

本書業經作者暨原出版機構同意，授權本公司在臺合法印行。若有侵害本書權益者，本公司當依法追究之。特此聲明。

社會學主要思潮

譯者／葛智強、王滙寧、胡秉誠

責任編輯／劉素芬

校對／侯明利

臺灣版／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所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598 號

地址：台北市銅山街 1 號

電話：3569060～5

傳真：3932365

劃撥：0106895-3

發行人／楊榮川

原出版
機構／上海譯文出版社

排版所／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茂榮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二段 140 巷 49 號

電話：3089357・3061972

中華民國 80 年 10 月初版一刷

ISBN 957-11-0401-9

基本定價 10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LES ETAPES DE LA
PENSEE
SOCIOLOGIQUE

Raymond Aron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譯者的話

社會學是一門以人類的社會生活及其發展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的任務在於揭示存在於人類各歷史階段的各種社會形態的結構及其發展的過程和規律。十九世紀初，法國實證主義者奧古斯特·孔德首先提出這一學科的名稱。自孔德開始，經過涂爾幹、帕累托、韋伯，社會學已經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但是不同的理論流派往往各自強調某一因素對社會生活及其發展的作用，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失之偏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創立，第一次為研究人類的社會生活提供了根本性的觀點、原理和方法，使社會學有了真正的科學基礎。本書作者，法國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雷蒙·阿隆試圖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與西方的經驗論社會學之間尋找「共同的東西」。他追根溯源，從社會學的創始人孟德斯鳩、孔德開始，分析研究了包括馬克思、涂爾幹、韋伯等七位社會學家的基本觀點和主要著作，先後用了十二年時間，寫下了這部比較社會學著作：《社會學主要思潮》。

雷蒙·阿隆在書中所介紹、比較的七位社會學家，在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形成和發展中都有過巨大的貢獻。除孔德是眾所周知的創始人外，涂爾幹、韋伯等還是後來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社會學的分支，如宗教社會學、職業社會學、知識社會學、教育社會學的開拓者或奠基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率先把孟德斯鳩作為社會學的創始人來加以敘述，因為按照作者的觀點，孟德斯鳩是「用古典哲學的方法，不斷分析和比較各種政治制度，同時努力把握整個社會的各個部門，

從中得出各種可變成分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的社會學家。

本書的寫作特點是，先提出每位社會學家所處的時代特點，然後介紹他們的主要著作，分析他們各自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作出社會學上的解釋，在介紹和解釋中適當進行比較。在分析介紹馬克思時，作者認為「馬克思的社會學是偉大的」，馬克思是「對社會作經濟和政治分析的典範」，但與此同時，在一些重要方面對馬克思的觀點表示質疑。如，作者認為「馬克思思想的主題是簡單的，似明實晦的，可以引出種種解釋，使人幾乎沒有把握作出選擇」；又如在談到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貧困化時，作者認為：「馬克思的模式很難說明貧困化……」；作者還對馬克思提出的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論斷表示懷疑，甚至侈談什麼「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等等。最後，作者站在西方社會民主黨的立場上，鼓吹「另一種社會主義」。他說：「今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主義有另一種可能的形式，即在國家領導下的中央計畫化……最完善的形式或許就是瑞典社會了。在這一形式下，人們可以看到私人企業和公營企業並存，收入的不平等現象減少，令人憤慨的社會現象已經大部分消失。部分計畫化、生產資料的混合所有制，所有這些都是與西方民主制度（即多黨制、選舉自由、思想和理論討論自由）相輔相成的。」這些觀點雖然大都是作者在評介馬克思的幾部主要著作時提出的學術性探討意見，但他作為資產階級右翼學者的立場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相信只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真進行分析和研究，還是能夠從本書中大致看出西方社會學大致的體系，這對系統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社會學是有參考價值的。

本書篇幅較大，又兼本人在翻譯過程中，突染頑疾，多次住院治療，致使翻譯工作幾度延宕。幸蒙胡秉誠、王滬寧、華東岳等先生通力協助，在百忙中參加了本書第二部分關於涂爾幹、帕累托等章節及

附錄的翻譯工作，謹此向上述諸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謝。

本書全文由本人校閱，譯文中錯誤及不妥之處，謹請讀者批評指正。

葛智強

1987年6月16日

目 錄	譯者的話
	I 前言
	第一部分 創始人
	21 夏爾·德·塞孔達·孟德斯鳩
	25 政治理論
	40 從政治理論到社會學
	51 事實與價值
	60 可能的解釋
	67 生平簡介
	69 注解
	79 奧古斯特·孔德
	80 孔德思想的三個階段
	89 工業社會
	98 社會學是一門人文科學
	109 人性和社會秩序
	119 從哲學到宗教
	131 生平簡介
	134 注解
	153 卡爾·馬克思
	159 對資本主義所作的社會——經濟分析
	169 《資本論》
	183 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含糊不清之處
	198 馬克思社會學思想的含糊不清之處

目 錄	209	社會學與經濟學
	219	結束語
	223	生平簡介
	226	注解
	243	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
	245	民主與自由
	251	美國的經驗
	263	法國的政治悲劇
	275	民主社會的理想類型
	288	生平簡介
	291	注解
	299	社會學家和 1848 年革命
	301	奧古斯特·孔德和 1848 年革命
	304	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和 1848 年革命
	311	馬克思和 1848 年革命
	325	1848 年革命和第二共和國編年表
	328	注解
	第二部分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一代	
	337	導言
	349	埃米爾·涂爾幹
	350	《社會勞動分工論》(1893 年)
	362	《自殺論》(1897 年)

目	379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 年)
	398	《社會學方法論》(1895 年)
錄	410	社會學和社會主義
	428	社會學和哲學
	441	生平簡介
	443	注解
	447	維爾弗雷多·帕累托
	448	非邏輯行為和科學
	463	從表現到感情
	473	剩遺物和派生物
	494	社會學綜合
	514	科學與政治
	523	有爭議的著作
	532	生平簡介
	535	注解
	545	馬克斯·韋伯
	547	關於科學的理論
	559	歷史學和社會學
	571	人類條件的矛盾
	579	宗教社會學
	601	《經濟和社會》
	617	韋伯，我們的同時代人
	625	生平簡介
	629	注解

目 錄	641	結論
	655	注解
目 錄	661	附錄
	663	英國的鑒賞家：奧古斯特·孔德和亞歷克 西·德·托克維爾
	694	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
	711	馬克斯·韋伯和實力政治

過去，科學曾經使人類精神擺脫了神學和玄學的控制。這種控制在人類懵懂時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接著便力圖使懵懂時期無限制地延長下去。今天，科學應當或以自己的方法，或以自己在各方面的成果，決定社會理論的重新組織。將來，一旦系統化後，科學就將與人類在地球上的活動共存，永遠成為社會秩序的精神基礎。

——奧古斯特·孔德《實證政治體系》，第四卷，附錄第161頁，《對科學和科學家的哲學研究》（1825年）

我是在參加了幾次國際社會學協會代表大會後，才想到寫這本書，或者應該說寫這些講義（本書前身）的。自從蘇聯的同行們參加了這些大會以來，國際社會學協會代表大會就成了自稱贊同上世紀的理論，並把這種理論的指導思想作為科學總結提出來的人，同用現代的觀察和實踐方法，通過民意測驗、提問和採訪等手段進行調查培養出來的社會學家對話的唯一場所。該不該把熟知歷史規律的蘇聯社會學家視作與西方社會學家一樣，屬於同一種科學職業的人，還是把他們看作是無法把科學從思想意識中區別出來的那種制度的犧牲者呢？這個制度把過了時的科學殘餘——意識形態改頭換面，使它成為國家的真理。只有抱著這種信念的人才繼續把它稱之為科學。

學者和教授們的這種對話，尤其是摻雜著歷史——政治的對話使我極感興趣。主要對話人通過各種途徑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某些可以類比的結果。受馬克思主義熏陶的社會學家試圖把各種現代社會置於整個歷史進程中全面加以解釋。資本主義像封建制度取代古老的經濟那樣，取代封建制度，社會主義將取代資本主義。少數人先用奴隸制，後來用農奴制，今天則用工資手段攫取勞動羣衆的剩餘價值，而明天，剩餘價值將超越工資制，隨著階級對抗一起消失。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序言中列舉了五種生產方式，只有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種被蘇聯社會學家遺忘了。也許蘇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爭論將使蘇聯人認識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水力經濟」的重要性，而西方社會學家早在幾年前就已認識到它的重要性了。

馬克思主義引用奧古斯特·孔德的論點，它的理論既包括社會動

態學又包括社會靜態學。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以社會結構理論、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分析為基礎的，而這些理論和分析，其本身則是建築在一種通常稱之為辯證唯物論的基礎上。

這種理論既是綜合論（或是總體論）、歷史論，又是決定論。與其他特定的社會科學相比，這種理論的特點是包羅萬象，從社會的運動中把握各個社會，綜述社會的各個方面，因而能大體上認識今天，也能預測未來。它宣告某種生產方式——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地將要來臨，因而既是進步的，又是決定論的，它從不懷疑未來的制度要比過去的制度優越：生產力的發展難道不就是變化的動力和進步的保證嗎？

大部分西方社會學家，尤其是美國社會學家在世界代表大會上冷漠地聽著這種簡單化的、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單調的嘮叨。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很少提到這種觀點。他們無視社會和歷史的規律，無視宏觀社會學的規律。這種無視既表現為不懂得這些規律，又對之漠不關心。他們不相信這些規律就是真理，不相信科學的社會學能夠形成並說明這些規律因而值得加以研究。

美國的社會學本質上是分析論和經驗論的。它自1945年以來曾經對歐洲和所有非共產主義國家的社會學研究和發展產生過主導性的影響。這種社會學通過提問、採訪等方式反復進行調查，以求弄清社會人或社會化了的人是怎樣生活、怎樣思考、怎樣感受、怎樣判斷的。公民們在各種選舉中是怎樣投票的，在年齡、性別、居住地點、社會職業、收入水平、宗教等各種可變因素中，哪些因素會影響選舉行為？候選人的宣傳活動在多大程度上能決定或變更選舉活動？在選舉過程中選民改變主意的占多大比例？什麼因素會使得選民在選舉中改變主意？一個研究美國或法國總統選舉的社會學家可能提出的就是這

些問題，只有通過調查才能回答這些問題。再舉一些諸如產業工人、農民、夫妻關係、廣播和電視等例子是十分容易的，社會學家可能會向各種社會化了的個人、社會類別、穩固的或不穩固的團體提出各種問題，列出一張長長的清單也並不困難。進行這些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確定各種可變因素之間的關係，各種可變因素對這個或那個社會類別的行為所發揮的作用。社會學家不是先驗地，而是通過科學研究來劃分實際存在的團體。這些團體或者有著共同的處世辦事方法，或者同屬於一個價值觀念體系，或者都有著希望內部穩定的傾向，亦即有著會引起外界相應反應的突然變化。

但是，這並不是說由於這種社會學是分析性的和經驗論的，因而就只懂得個人、個人的志向和動機、感情和願望。相反，這種社會學能夠觸及一些總體，或實際存在的團體甚至一些潛在的階級。但是即使是組成這些實體的成員也不知道其存在。確實，這種集體現實在人們看來是內在的，而不是超越人的認識。在社會學家眼中，人總是社團化的，社團不止一個，整個社會就是由許許多多社團組成的。

綜合的、歷史的社會學，實際上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經驗的、分析的社會學歸根到底也只是一種社會志。這兩種社會學的對立是滑稽可笑的。十年前我想寫這本書的時候是這樣，今天更是這樣。但是由於對話和論戰的必然結果所形成的各個學派在代表大會上卻互相嘲笑著。

意識形態和社會志的對立，絲毫也不排除社會學在蘇聯和美國所具有的類似作用。社會學在這兩個國家裡都已不再是抨擊的目標。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學不會在基本方面影響社會秩序，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承認國家和黨的權力（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產階級的權力），而美國的分析社會學則默認了美國社會的準則。

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是革命的，因為它預示革命將摧毀資本主義制度。後來，在蘇聯，救人於危急之中的革命已成過去，不再屬於未來。馬克思預料的決定性突變終於發生了。自此之後，經過一個不可避免的、辯證的過程，事物從正面走向了反面。一種從革命願望中誕生的社會學，隨即就為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服務。對馬列主義政黨沒有掌握政權的社會來說，蘇聯的社會學確實保持了或自認為保持了革命的作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在蘇聯是保守的，而在法國或美國則是革命的或者努力成為革命的。但是我們東方國家的同行們對沒有發生過革命的國家認識甚差（十年前認識更差）。他們為環境所迫，對自己不能研究的國家持嚴峻的態度，而對自己的社會則表現出極度的寬容。

經驗論的、分析性的美國社會學並不是一種國家的意識形態，它很少自覺地、有意識地讚揚美國社會。在我看來，大部分美國社會學家是自由主義者（這是就該詞在大西洋彼岸所含的意義來說的），他們中間民主黨人多於共和黨人，他們贊成社會變動，容納黑人，反對種族歧視和宗教歧視。他們用美國人的觀念和理想來抨擊美國的現實，毫不猶豫地承認美國社會的種種弊病。這些弊病像神話中的七頭蛇那樣，暴露出來後，通過改革被克服或減輕了，第二天又大量地冒了出來。黑人應當有選舉權，但是如果黑人青年找不到職業，那麼這種權利又有什麼意義呢？一些黑人進了大學，但如果大部分黑人進的學校教學質量低劣，那麼這種象徵性之舉又有什麼意義呢？

總之，蘇聯社會學在對待自己的問題上是保守的，但對別人的問題卻是革命的。美國社會學家則在涉及自己的社會問題上是改良主義的，而且在別國的問題上也是改良主義的，只是沒有明說罷了。這兩種社會的對立，在1966年已沒有像在1959年我參加那次世界代表大會

時那麼明顯。從那時起，美國式經驗論的研究已在東歐日益增多，也許在匈牙利，特別是在波蘭比在蘇聯更多。即使在蘇聯，就某些明顯限定的問題進行大量的試驗性的研究也有所發展。可以想像，不久的將來，在蘇聯也會出現一種總體上贊成、個體上有爭議的兩者兼而有之的改良主義社會學。

總體上贊成、個體上有爭議這兩者的結合，在蘇聯要比在美國或西方國家更不容易做到，其原因有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比在美國社會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含蓄的意識形態學派更為明確。它使得蘇聯社會學家不能像美國政治制度下的社會學家那樣在總體上贊成的同時又能自由地兼收民主思想。再者，個體上的批判要深入就必然會損害這種意識形態本身的有效性。因為這種有效性表明，人類歷史上決定性的突變發生在1917年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取得政權，實行生產手段國有化之時。如果在這次突變後，人類事務沒有重大變化，仍按通常發展趨勢持續下去，那麼這種拯救人類於患難之中的革命理論又怎能得到捍衛？這裡，我認為可以引用一下 P. N. 費道雪夫和 B. 巴伯兩位教授在斯特雷扎代表大會上宣讀報告後講過的這樣一段頗有諷刺意味的話：蘇聯的社會學家對自己社會的滿意甚於對科學的滿意，相反，美國的社會學家則對科學的滿意甚於對他們社會的滿意。

在歐洲和第三世界國家裡，意識形態和革命的影響，以及經驗論的和改良主義的影響，根據不同情況都在時強時弱地同時產生作用。

在開發的國家裡，尤其在西歐國家裡，美國的社會學使社會學家「從革命走向改良」而不是「從改良走向革命」。在法國，革命的神話在一個時期裡很有吸引力。但是由於採取經驗論的方法，用分析、部分的調查代替總體觀察後，許多青年大學生已經逐步轉而採取改良主義態度了。